

个人意见

乘廉价航班“穷游”世界

10趟航班,9个国家,为期8天的行程:3月12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财经网站自由编辑理查德·奎斯特开始了一趟特别的环球“穷游”。他计划在8天内,乘坐10趟廉价航班,飞过9个国家,环游世界。

按照计划,奎斯特从伦敦出发,其间先后途经比利时、捷克、阿联酋、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以及美国夏威夷、洛杉矶和纽约,最后再回到伦敦。他给自己这趟行程所定的“经费”只有2345美元(约合15182.7元人民币),是乘坐普通航班所需费用的一半。

据估计,从伦敦到布鲁塞尔的旅途最便宜,机票只要24美元(约合155.3元人民币);最贵的一次航班应该是从洛杉矶到纽约的那趟,但花费也不过482美元(约合3120.7元人民币)。

“这些廉价航班让坐飞机比以前便宜了许多,已经成为连接欧洲、亚洲和美洲的交通主力。”奎斯特说,他希望通过这次旅行,看看“穷游”到底能走多远,顺便还可以“考察”一下哪些航班可以在提供廉价机票的前提下提供最好的服务。

奎斯特的行程将在20日结束,他一路上在社交网站“推特”上不断更新自己的实况,时而称赞某家航班提供的飞机餐,时而分享沿途的美景。看得出来,他很享受这次“穷游”。



理查德·奎斯特

本报记者 王晓莹 编译

她有16个兄弟姐妹

近日,19岁的美国姑娘凯茜·萨克瑟·道比在网上分享的故事让很多人惊讶——她有16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不过,这可不是因为她的“父亲”多么花心,而是因为他们基因的另一半都来自同一名精子捐赠者。

凯茜的家庭很特殊:她家里没有父亲,只有两个“妈妈”,这两个“妈妈”是一对同性恋人。凯茜的亲生物母泰伦利用从精子库中获得的精子,生下了凯茜和现年17岁的妹妹凯琳。

凯茜7岁那年,泰伦与女儿们进行了一次长谈,凯茜才得知了自己的身世。14岁那年,当讲到遗传问题时,老师给学生布置了个作业:回家看看自己拇指能往后弯曲的程度和父母是不是一样的。然而,凯茜发现,自己的拇指可以往后弯得很厉害,但泰伦的拇指却根本做不到。这时,她恍然大悟:这个特征,一定遗传自那位未曾谋面的父亲。

从那时起,她就一直期望能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但妈妈们掌握的信息只不过是她们当年获取的资料上所写的:那名精子捐赠者的代码是5010,出生于1969年,住在纽约,是一名大学教授,拥有棕色头发,身高在一米八左右。凯茜通过这些信息寻找,却一直没能找到。

一个偶然的的机会,她进入了一个叫“精子捐赠者子女登记系统”的公共数据库。凯茜试探性地输入了“父亲”的捐赠代码,查询结果却让她惊呆了:男孩,生于1998年4月;女孩,生于1995年11月……她整整发现了16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我们在生活中可能就是陌生人,但谁会想到其实我们有一半的DNA都是相同的呢!这一条条的信息不仅不是数据,他们都是我的家人!”

随后,凯茜开始与这些兄弟姐妹取得联系。“我们互发照片,这才发现彼此之间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我马上就对他们有了一种特殊的情感。”他们中的很多人现在已是大学生了,而且有一个共同点:都有可以往后弯的大拇指。凯茜的“哥哥”安迪曾带她去参观他的大学,“妹妹”莱克茜来参加凯茜的高中毕业典礼。到目前为止,凯茜已经找到了12个兄弟姐妹,还有四人仍在搜寻中。

“在和他们见面的过程中,我甚至能渐渐想象出父亲到底长什么样。”凯茜说,“我觉得,如果他知道我们这些孩子找到了彼此,一定也很高兴。”



凯茜·萨克瑟·道比



凯茜的一个“兄弟”塞拉斯

本报记者 张文 编译

妈妈们做起了实验

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女人将一些黄色的有机物放在仪器上,在她身后,药水里的灰色液体冒着小泡泡。另外几位女士,其中一个还大着肚子,对着一台电脑屏幕讨论着一些数据。铃木香织是这间实验室的负责人,她拿着一份检测结果单介绍说:“这是沙丁鱼干中铯-90的含量,产自千叶县。”“蘑菇中核辐射含量更高,政府已经禁止人们食用野生蘑菇了,但是许多人根本不在意,还是照吃不误。”

这是个专门检测核辐射情况的实验室,主要检测放射性同位素——铯-134和铯-137,还搜集伽马射线的数据。去年4月,实验室新增了铯-90和氚两个检测项。“它们发射出贝塔射线,我们最近才能检测到,因为之前我们买不起所需的特定仪器。”铃木香织说,幸亏得到了一些慷慨的捐助,实验室才添置了这些设备。

这不是个普通的实验室。在里面工作的,有美容师、发型师,办公室白领,却没有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她们是来自日本福岛县磐城市的一群普通的妈妈,成立实验室是为了检测当地

五年前的日本大地震给福岛核电站带来了极大的损坏,铃木香织的家就在附近。她决定留下来,但也为孩子的健康感到担忧,于是,她和其他一些母亲一起建立了一个检测核辐射的实验室。这些妈妈里有美容师、发型师,却没有一个科学家。

妈妈们建了个核辐射实验室



实验室内,妈妈们正在进行核辐射检测。



铃木香织

的核辐射情况——磐城市离福岛核电站大约50公里。2011年3月的日本大地震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放射性物质泄漏,这完全改变了她们的生活。

吃什么事关生死

五年前,铃木香织还对核辐射一无所知。她照看两个孩子,当瑜伽老师。这份平静,在2011年3月11日被打破了。“我以前从没遇到过如此剧烈的强震,我害怕极了。地震一开始,我就有种感觉,核电站可能出事了。”

日本政府对核电站周边区域进行了疏散,半径20公里之内的所有人被要求撤离,半径30公里内的居民被告知需要呆在室内。尽管不属于警戒范围,铃木香织和家人还是离开了磐城市,“逃”往日本南部。那时公路上挤满了汽车,加油站的油也卖光了。铃木全家直到那年4月中旬才回到磐城,但依然觉得那里不安全。“我丈夫有他的公司,公司里还有70个员工,我们不能一走了之。”

尽管官方说,磐城市的辐射水平很低,但人人都在谈论这个“看不见的敌人”。朋友间以前谈论孩子、美食和时尚,突然就只剩下一个话题:核辐射。“你看不见、闻不到也摸不着它,所以才害怕。”

福岛是个农业大县,许多人都自己种地。“人们爱吃自家种的菜,朋友邻里间也爱互赠食物。”这引发了很大的担忧,比如拿着爷爷奶奶种的菜,年轻的母亲会犯难,要不要给孩子吃。人们不知道吃哪些东西才是安全的,铃木香织认为,“这事关生死。”

于是,铃木香织和其他一些母亲组织了一个社团,名叫“磐城妈妈行动小组”。一开始她们组织反对核电站的游行,后来决定改变策略——她们要自己学会如何检测核辐射。

感觉在战场前线

在专家和大学教授的帮助下,她们开始了解关于核辐射的知识——表示放射性活度的单位是贝可,辐射剂量单位是西弗特……她们经常在饭馆和咖啡厅聚会,阅读文章,讨论问题。

2011年11月,妈妈们决定开设一个实验室。她们筹钱买了第一个仪器,专门用来检测食品

污染,花了300万日元(约合17万元人民币)。

实验室被命名为Tarachine,这是日本戏剧里一个强大的女性角色。“我们感觉自己仿佛就在战场的前线,”铃木香织说,“当你在打仗时,你会竭尽所能,检测核辐射就是我们觉得必须要做的事。”

如今Tarachine已有12个成员,接到的检测请求远超实验室的运行能力。人们从自家后院带来食物、泥土、草和叶子,经检测后数据完全公开。一开始实验室在三四天就能提供结果,但由于这项服务太受欢迎,这种效率已无法维持。“我们现在的请求太多,有时候需要等三个月。”实验室的技术经理天野光说。

天野光是一名教授,他承认,一个业余团体能够如此准确地完成检测工作,这让他很惊讶。他还说,她们的工作非常重要——人们已经不相信政府和运营核电站的东京电力公司提供的核污染数据了。

有时候也想放个假

大约有100家“公民实验室”在大地震后建立起来,但是Tarachine不太一样。大多数实验室只检测伽马射线,而Tarachine既检测伽马射线也检测贝塔射线,它还检测任何人们想检测的东西,无论是自家种的胡萝卜还是吸尘器里的尘土。每个月,妈妈们都会在网上发布她们的检测结果,建议人们避免食用一些数据过高的食物,还有那些生长地核辐射严重的食物。

日本政府在福岛县的固定观测点定期提取数据,也检测送往超市的粮食和食品——比如,福岛生产的大米在装船之前需按要求接受放射物检查。但是,“如果你想知道你家菜园里铯和氚的含量,政府不会帮忙。”铃木香织说,“如果你要自己去测,需要花20万到25万日元(约1.1万-1.4万元人民币),普通人花不起这个钱。我们一直坚持工作,就是为了让大能能做他们想做的检测。”Tarachine只收取很少的费用——不超过2000日元(约116元人民币)。此外,她们还为那些想自己做检测的人提供培训和设备。

回想起这几年的经历,铃木香织说:“我只是个普通的母亲,享受自己的生活。但自从开始做检测,我从早到晚的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儿了。”她说,“必须承认,有时候我也会想要放个假,但我们的工作真的太重要了。”